

世界名人散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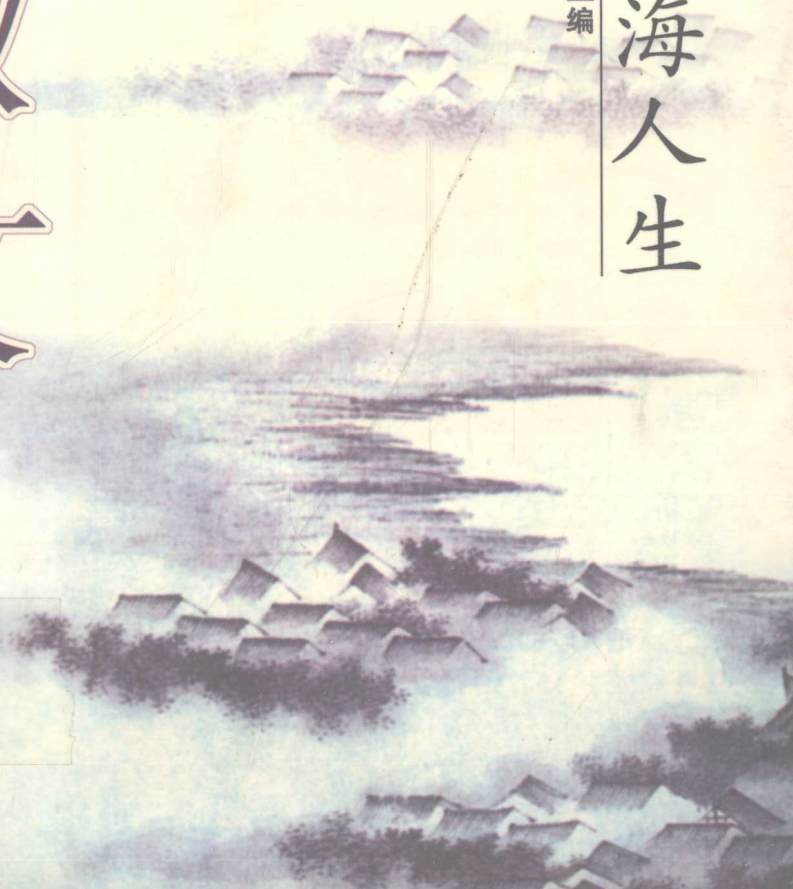
精品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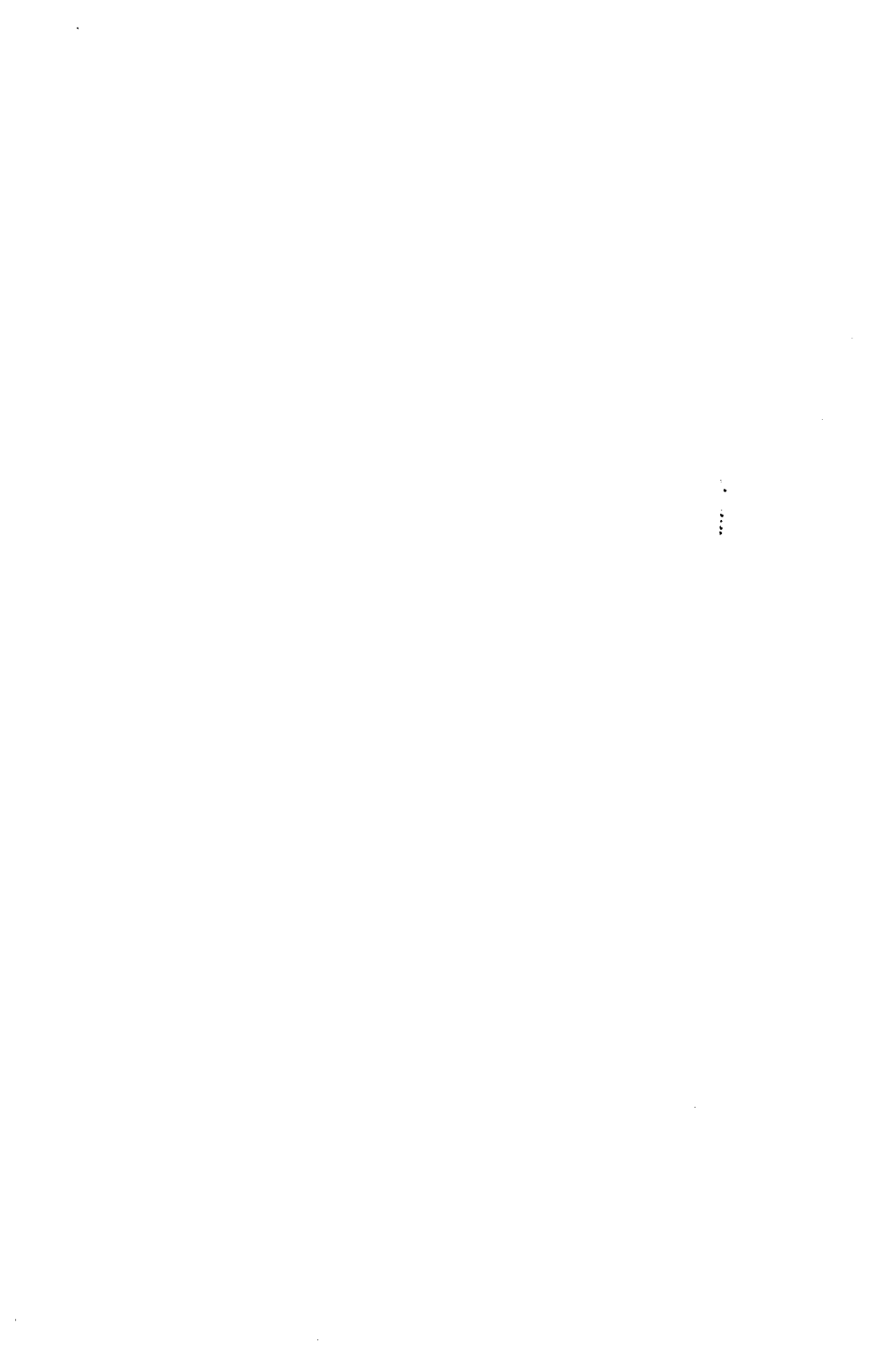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

艺术篇

胡沙岸■主编

翰海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散文精选 / 胡沙岸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647 - 633 - 4

I. 世…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806 号

世界名人散文精选

主编:胡沙岸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印务公司(燕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80 万字

印 张:40

ISBN 7 - 80647 - 633 - 4/I · 386

定价:60.00 元(每册定价 15.00 元)

目 录

春	〔中国〕朱自清(1)
我与文学	〔中国〕朱光潜(3)
月朦胧,鸟朦胧	〔中国〕朱自清(6)
人生自然的节奏	〔中国〕林语堂(8)
下棋	〔中国〕梁实秋(10)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萧伯纳(13)
砾石上的铭文	〔苏〕帕乌斯托夫斯基(19)
诗人	〔中国〕高长虹(28)
自传难写	〔中国〕老舍(30)
作画之道	〔日本〕中川一政(32)
致评论家	〔前苏联〕加姆扎托夫(35)
关于美	〔日本〕川端康成(36)
试论独创性写作	〔英国〕杨格(39)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奥地利〕茨威格(43)
笔记	〔意大利〕达·芬奇(46)
论画家的修养	〔英国〕罗斯金(49)
观舞	〔英国〕高尔斯华绥(51)
谈书	〔英国〕罗斯金(53)
在鲁佛尔博物馆	〔法国〕罗丹述(葛赛尔记录)(57)
苏珊	〔法国〕法朗士(60)
我是怎样写作的	〔英国〕罗素(62)

描绘人	〔法国〕蒙田(66)
有血有肉的语言	〔法国〕蒙田(68)
诗之自由随意	〔法国〕蒙田(70)
自画像	〔法国〕卢梭(72)
创作日记十则	〔法国〕纪德(75)
竹笛	〔印度〕泰戈尔(81)
时钟	〔前苏联〕高尔基(83)
门	〔美国〕莫雷(89)
善言	〔中国〕梁遇春(92)
泪与笑	〔中国〕梁遇春(94)
我若为王	〔中国〕聂绀弩(97)
说话	〔中国〕王了一(99)
握手	〔中国〕梁实秋(102)
圣人	〔黎巴嫩〕纪伯仑(104)
罪犯	〔黎巴嫩〕纪伯仑(105)
小丑	〔俄国〕屠格涅夫(107)
门槛	〔俄国〕屠格涅夫(109)
我为什么握他的手	〔前苏联〕邦达列夫(111)
大卫的机遇	〔美国〕霍桑(113)
人人想当别人	〔美国〕克罗瑟斯(115)
自由	〔印度〕泰戈尔(118)
自由	〔法国〕罗兰(120)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中国〕邓拓(121)
昨天和今天	〔中国〕岑桑(123)
我将以时间为马	〔中国〕王任叔(125)
一个低音变奏	〔中国〕严文井(129)
记住我	〔英国〕泰斯特(133)
生与死	〔意大利〕达·芬奇(135)

向日葵	〔中国〕冯亦代(137)
人生	〔法国〕韩波(140)
论求知	〔英国〕培根(142)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法国〕卢梭(144)
狼	〔法国〕布封(147)
天鹅	〔法国〕布封(151)
马	〔法国〕布封(155)
狗	〔法国〕布封(159)
花的故事	〔中国〕钟敬文(162)
花床	〔中国〕缪崇群(165)
花前自愧	〔日本〕神尾久义(167)
虚荣的紫罗兰	〔黎巴嫩〕纪伯伦(170)
云雨雷电	〔中国〕徐成森(174)
秋天的况味	〔中国〕林语堂(176)
秋林晚步	〔中国〕王统照(178)
雪	〔中国〕梁实秋(181)
北风	〔中国〕杨刚(184)
春雨	〔中国〕梁遇春(186)
假如我能呼风唤雨	〔美国〕朱斯(189)
自然之声	〔日本〕德富芦花(192)
晚秋初冬	〔日本〕德富芦花(194)
一位来客	〔日本〕岛崎藤村(196)
高速公路上的雄狮	〔南非〕戈迪默(199)
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	〔坦桑尼亚〕夏巴尼(203)
与花儿攀谈	〔埃及〕巴哈加特(205)
舞娘	〔泰国〕探马错(207)
音乐之车	〔韩国〕许世旭(214)
雨珠·露珠·泪珠	〔伊朗〕埃泰萨米(216)

人的创造力	[印度]巴山德(218)
在寺院门口	[黎巴嫩]纪伯伦(221)
光辉逝去	[印度]尼赫鲁(225)
人:一种无常的存在	[印度]阿罗宾诺(229)
书斋:藏污纳垢的场所	[日本]井上章一(232)
山恋	[日本]立松和平(237)
一片树叶	[日本]东山魁夷(240)
新思想	[阿富汗]乌尔法特(244)
春将至	[日本]井上靖(246)
音的世界	[日本]宫城道雄(251)
女体	[日本]芥川龙之介(256)
日本的庭园	[日本]室生犀星(258)
武藏野	[日本]国木田独步(262)
上帝睡着了	[巴西]斯密特(284)
匕首	[阿根廷]博尔赫斯(287)
航船	[乌拉圭]罗多(289)
知识尘埃	[秘鲁]里贝罗(292)
我的回忆:拜访教皇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297)
笑声	[尼加拉瓜]达里奥(302)
与荒诞结婚	[美国]迪迪昂(303)
我有一个梦想	[美国]马丁·路德·金(307)
拯救	[美国]休斯(312)

春

〔中国〕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润朗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小路上，石

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在去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我与文学

〔中国〕朱光潜

我生平有一种坏脾气，每到市场去闲逛，见一样就想买一样，无论是怎样无用的破铜破铁，只要我一时高兴它，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钱。我做学问也是如此。今天丢开雪莱去看熏烟鼓测量反应动作，明天又丢开柏拉图到古罗马地道下阴森曲折的坟墓中溯“高惕式”大教寺的起源。我已经整整做过三十年的学生，这三十年的光阴都是这样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地过去了。

在现代社会制度和学问状况之下，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一个人总得在许多同样有趣的路径之中选择一条出来走，这已经成为学术界中不成文的宪法。所以读书人初见面，都有一番寒暄套语：“您学哪一科？”文科。”“哪一门？”“文学。”假如发问者也是学文学的，于是“哪一国文学？哪一方面？哪一时代？哪一个作者？”等问题就接着逼来了。我也屡次被人这样一层紧逼一层地盘问过，虽然也照例回答，心中总不免有几分羞意，我何尝专门研究文学？更何况是哪一方面和哪一时代的文学呢？

在许多歧途中，我也曾碰上文学这一条路，说来也颇堪一笑。我立志研究文学，完全由于字义的误解。在我幼时所接触的小知识阶级中，“研究文学”四个字只有两种流行的涵义。做过几首诗，发表几篇文章，甚至翻译过几篇《伊索寓言》或是《安

徒生童话》，就是“研究文学”，其次随便哼哼诗，念念文章或是看看小说，也是“研究文学”。我幼时也欢喜哼哼诗，念念文章，自以为比做诗发表文章者固不敢望尘，若云哼诗念文章即研究文学，则我亦何敢多让？这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个大原因。

谁知道区区字义的误解就误了我半世的光阴！到欧洲后见到西方“研究文学”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所有的准备，才懂《庄子》海若望洋而叹的比喻。才知道“研究文学”这个玩艺儿并不像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尤其不像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有趣。文学并不是一条直路通天边，由你埋头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极境的。“研究文学”也要绕许多弯路，也要做许多枯燥辛苦的工作。学了英文还要学法文，学了法文还要学德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等，时代的背景常把你拉到历史、哲学和宗教的范围里去；文艺原理义逼你去问津于图画、音乐、美学、心理学等等学问。这一场官司简直没有方法打得清！学科学的朋友们，往往羡慕学文学者天天可以逍遥自在地哼诗看小说，是幸福，不像他们自己天天要埋头记枯燥的公式，搜罗枯燥的事实。其实我心里有苦说不出，早知道“研究文学”原来要这样东奔西窜，悔不如学得一件手艺，备将来自食其力。我现在还时时存着学做小儿玩具或编藤器的念头。学会做小儿玩具或编藤器，我还是可以照旧哼诗念文章，但是遇到一般人对于“研究文学”者“专门哪一方面？”式的问题，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置之不理了。那是多么痛快的一大解脱！

我这番话并不是要唐突许多在外国大学中预备博士论文的人，只是向国内一般青年自道甘苦。青年们免不掉像我一样有一个嗜好文艺的时期，在现代中国学风之中，也恐怕免不掉像我一样以哼诗念文章为“研究文学”，倘若他们再像我一样因误解字义而走上错路，自然也难免有一日要懊悔。文艺像历史、哲学两种学问一样，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

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出来。如果人手就想造成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艺思想和政教已有半世纪的接触了,而仍然是隔膜,不能不归咎于只想望尖顶而不肯顾到基础。在文艺、哲学、历史三种学问中,“专门”和“研究工作”种种好听的名词,在今日中国实在都还谈不到。

这番话只是一个已经失败者对于将来想成功者的警告。如果不死心塌地地做基础工作,哼哼诗念念文章可以,随便做做诗发表几篇文章也可以,只是不要去“研究文学”。像我费过二三十年工夫的人还要走回头来学编藤器做小儿玩具,你说冤枉不冤枉!



月朦胧，鸟朦胧

〔中国〕朱自清

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容君画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就是所谓软金钩么？“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纸右一圆月，淡淡的青光遍满纸上；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

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嫣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那高踞着的一只八哥儿，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么？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

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

这页画布局那样经济，设色那样柔活，故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厚，已足沦肌浃髓而有余。我看了这画，瞿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己。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志这一段因缘。但我于中西的画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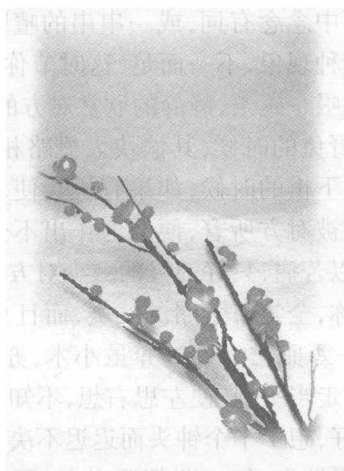
人生自然的节奏

〔中国〕林语堂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段时光，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不是如何奋斗操劳，而是如何享受自己主有的那宝贵的刹那；不是如何去虚掷精力，而是如何储存这股精力以备寒冬之用。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已经安定下来，已经找到自己心中向往的东西。这时，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是可贵而微小，虽微小而毕竟不失为自己的收获，犹如秋日的树林里，虽然没有夏日的茂盛葱茏，但是所据有的却能经时而历久。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和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

沉思；落日的余晖照上初秋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的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



下 棋

〔中国〕梁实秋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得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的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作惨笑，或咕嘟着嘴作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的噎膈打个不休，或红头涨脸如关公，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这时节你“行有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枝烟，或啜一碗茶，静静的欣赏对方的苦闷的象征。我想猎人困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和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使对方受窘，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被对方所窘，便努力作出不介意状，因为既不能积极的给对方以苦痛，只好消极的减少对方的乐趣。

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一类，而且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弈虽小术，亦可以观人。相传有慢性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是有这样的慢性人，每一着都要考虑，而且是加慢的考虑，我常想这种人如加入龟兔竞赛，也必定可以获胜。也有性急的人，下棋如赛跑，劈劈拍拍，草草了事，这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